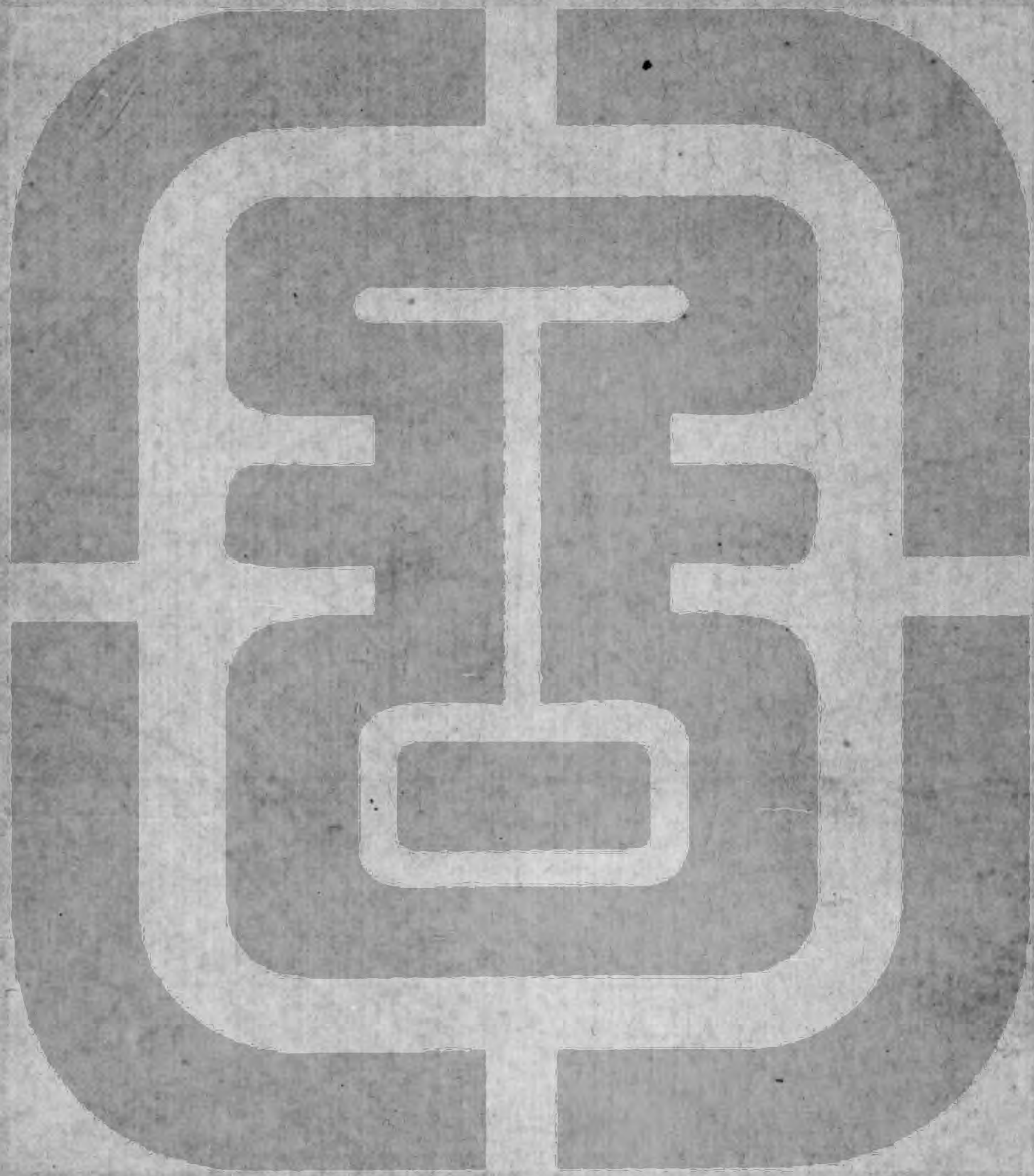


九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一



高麗史一百三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辛禰一

辛禰小字羊尼奴此婢妾狀若之出也或云初狀若有身滿月此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產能祐母養之未暮年兒死能祐恐此讓旁求貌類者竊取隣家隊卒兒置諸他所告此曰兒有疾請移養此諾居一年此取養于家以同知密直金鉉所賂婢金莊為乳媪般若亦未知為非其兒也恭愍王常憂無嗣一日微行至此家此指其兒曰願殿下為養子以立後王覽而

笈不谷然心許之。眈密令其党吳一鶚為書祈洛山
觀音云：願令弟子分身。年尼奴福壽任國及眈流水
原王語近臣曰：予嘗至眈家，幸其婢生子，母令驚動
善保護之。眈既誅，王召年尼奴納明德太后殿，謂守
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在眈
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後王欲以年尼奴為
嗣，請就學太后，不欲曰：稍長就學。未晚，王命知申事
樞仲和往。前政堂李穡第會文臣議改年尼奴名，乃
書八字以進。王以禍命之，仍召侍中慶復、興密、直提
學廉興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禍。江寧府院大君
俠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等傳之。二十三年九月，王冒

稱禍，故宮人韓氏出，追贈韓氏三代及其外祖。甲申
崔萬倫^生、洪生等弑王太后，率禍入內秘，不葬。喪丙戌
殞于寶房。禍與宰樞蒞喪，舉哀翌日，太后及復興欲
立宗親仁任，欲立禍。議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
三司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永寧君瑜及
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為後，捨
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禍。年十歲。十月癸巳，朔告
喪于大廟。壬寅雷雨雹，丁未下書省。境內曰：不幸天
不佑我國家，先考奄棄，群下痛不容言。宦者崔萬生
及洪倫、權璠、洪寬、韓安、盧瑄等與近臣金興慶、妬寵
宿怨秉彙，肆毒幸賴祖宗在天之靈，捕獲萬生等已、

正典刑原其致亂流興慶于外於洪武七年九月二十
十五日國之宗親暨大小臣僚以先考遺命承王太
母旨俾予繼位予方幼冲在衰經之日中國辭至再
至三遂不獲已以至于此於戲凡爾內外大小臣庶
各盡乃心恪守先王成憲弼予以理以安社稷省辛
屯党甲寅大霧二日庚申葬玄陵是日虹圍日之傍
又有大小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太廟是日大雨
雷電地大震鵬鳴于大室追謚韓氏為順靜王后遣
客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告訃請
賜謚承襲請謚表曰帝王之道雖遠不忘人子之心
惟親是顯竊念臣父先臣顓早承舊服爰處遐方幸

逢聖人之心灼見天命之集既委質于事上亦盡心
而治民若稽成規宜請殊號伏望同仁夷夏施澤幽
明察先臣篤于忠貞哀孤臣迫于痛悼舉易名之典
副向化之誠則臣謹當宣孝治于一方祝聖壽于萬
歲承襲表曰居高惟在聽卑承國宜先稟命輒陳哀
懇仰瀆聰聞伏念臣禍惡運既深先臣蚤逝年齡甚
弱方居衰經之廬政事惟繁難曠蕃宣之職茲當呼
籲深切兢惶伏望^推無外之洪恩降由中之明詔俾小
國得遵舊典許孤臣仍守遺基則臣謹當永堅保釐
之心上谷生成之造設八閩會以國恤不受賀移安
仁德太后真于光巖寺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刺不花

來獻駱駝二頭馬四匹。大明使林密蔡斌等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毅斌及其子執密遂逐北元張子溫閔伯瑄逃還十二月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為西北面上元帥遣判密直司事金湑如北元告喪倭寇密城焚官廨虜掠人物元年正月禍如普濟寺設百齋釋服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乃承襲禍始置書筵以田祿生李茂方為師傳倭焚掠密城以萬戶不能禦遣將軍崔仁哲往按之令百官各陳便民策納哈出遣使來問曰前王無子今誰嗣位耶時北元以恭愍無嗣乃封瀋王暉孫脫不花為王故有是問二月以同知密直韓邦彥為揚廣道

副元帥兼都巡問使禰下書曰予以幼冲承先王之業處臣民之上罔知所為以致乾道失常地災屢現顧惟眈昧其何以堪豈政刑之失宜民不得所而致然歎於戲凡爾內外大小臣僚各盡乃心毋事虛文務求寔效以底豐年之理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聘日本戎申日有黑子已酉亦如之禍以疾放囚三月遣判事孫天用如。京師獻貢馬一百匹禍發慈明仁和兩殿倭寇慶陽縣揚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彥與戰敗績以年飢禁酒甲申兩電大如彈丸四月以判密直事李子松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贊成事池滄為西北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為東北面

都元帥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平安乃止以
判密直司事李成林為西北面宣慰使密直副使趙
思敏為東北面宣慰使戎申兩電已酉附忠定王于
大廟以密直副使崔公哲為泥城上元帥耽羅獻金
帶三腰及銀器五月禍有疾設消灾道場于書筵廳
以李實林為司憲府大司憲禍謂書筵官曰前日大
司憲末悔不引見遂召實林與之酒曰憲府國家耳
目敬哉北元遣使末以贊成事黃裳為西北面都體
察使左副代言成石璘為體察使如江界慰遣之遣
判典儀寺事全甫如
京師獻歲貢馬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來降大明人

張來興等被俘于倭逃還遣孫君祐押送京師七
月己未朔日食八月倭寇樂安寶城改定都城五部
戶數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六級書雲觀
言近者天文示異災變屢興宜移御避灾禍議遷都
判三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不可遽弃舊都乃
止泥城萬戶飛報潘王母子率金義及進奉使金湑
已到信州中外洵懼以知門下府事林堅味為西京
上元帥密直副使高謙慶補兼都巡問使門下評理
高謙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元桂為元
帥贊成事池滄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密直副使羅世
為西海道上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仁璧為

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烈為副元帥又徵諸道兵九月泥城元帥崔公哲麾下二百餘人叛殺軍民渡江去倭城大集德積紫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簽坊里丁及諸陵戶為兵又徵揚廣全羅慶尚諸道兵以我

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備之尋放還諸道兵禍以知仁州事田秀妻有乳保恩與布七百匹米二十石西北面都體察使池滄請又發兵為後援命三司左使李希泌為都揮使率兵赴之徵諸寺住持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須以密直副使李琳為西北面宣慰使往察事變迎桐

華釋迦佛骨置神孝寺作佛寺倭寇寧州木州瑞州結成十月我

太祖射虎以進禍賜襦衣一領曰惡獸可除然六危事後其慎之閱諸道所募兵放還老弱禍欲召書筵官講書宦者金玄曰每月暇日宜停講禍曰讀書非視事何可廢也遂出講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巡問使韓邦彥不能禦倭編配戍卒禮儀判書朴仁桂為楊廣道安撫使以天變屢見釋杖罪以下囚以河允源為司憲府大司憲十一月以河乙止為全羅道元帥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倭賊二艘殲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殺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濟

馬畜使金桂生等以叛州人文臣輔星主高實開鎮撫林彥千戶高德羽等起兵盡誅禍遣使如京師奏之十二月丙戌大霧禍出書送讀大學問右副代言尹邦彥曰詩云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何義也邦彥不能對禍曰予嘗謂儒者能通經書今乃爾耶時禍昵近宦官宮妾不親士大夫識者憂之倭寇楊廣道濱海州縣以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為兵馬使禦之遣密直副使金寶生如京師賀正阻風還泊喬桐戎戌雷癸丑霧二年正月復遣金寶生如京師攝事于太廟上尊號以添設賊賞軍士自奉翊通憲至七八品無算二月遣李之富如定遠衛通好仍察事

變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判事安德麟擅殺人繫獄鞫治僉議評理洪淳卒三月以朴普老為西北面元帥兼都巡問使遣僉事密直司事鄭公權安胎于禮安縣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王上何母韓氏耶太后黜之仁任下般若獄臺諫巡衛府雜治之般若指新創中門號曰天若知我冤此門必頽司議許時終入門自頽時僅免入頗異之竟投般若于臨津斬其族判事龍居寔遣判事金龍如定遠衛通好四月以郭璇為楊廣道全羅體察使察將帥守令備禦勤怠官軍久由西北面民多飢之以李泚林烏完護使賣布千五百匹賑之禍由宴禁中宰相

請奏樂禍以國恤不許營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
西懶翁設文殊會于揚州檜葉寺中外士女無貴賤
賣布帛果餌施與恐不及寺門嗔咽憲府遣吏禁斥
婦女都堂又令閤閤尚不能禁放于慶尚道密城郡
行至驪興神勒寺死五月遣知印尹思孔賣布千五
百匹分與西北面各站以六曹印小改鑄之濟州萬
戶金仲光捕斬逆賊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分配妻
子于光羅二州庚午地大震鴟鵂吼禍出北園習騎
馬又觀弄杖戲北元人吳抄兒志來禍待之厚取及
第鄭摠寺六月代言李元紘封雩祭香志其祝板又
而謂押禍怒曰祀事不可不慎爾何慢耶以大旱禁

酒禍謂宰相曰宮中亦不宜用酒宰相以為不可禍
曰予性不好酒自今不復飲以柳滌為全羅道元帥
兼都巡問使柳寔為全州道兵馬使放輕繫量移諸
流配人有差判事金龍自定遠衛賣高家奴書還其
書曰僕自洪武五年歸降 朝廷數年之間深蒙厚
恩非筆舌一言能盡茲因本國不知怎生廢了普顏
帖木兒王上頭主人疑惑况又将差去官蔡大使等
亦廢了因以不通王命這三二年恁又與納哈出通
音前後不一然人在天地間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
理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爭奈南雄候大人
回京又恐恁那裏心上不安俺這裏與兩箇守方面

的官人商量了且交他每回去即自總兵官靖海侯
余都督李平章三個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總統大
軍轉運大糧至遼陽海州瀋陽開原等處堅守城池
交恁知會我想著前元時分與王普顏帖木兒共同
策應殺沙劉二破頭潘那其間王京官人每多信從
我來今日何異未敢以不至誠待人切思無知納哈
出孤兵深入所部將士未戰自敗從然僥倖到金山
子百無一二然又接王保、輩况彼幾戰敗將何足
為論旦夕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如勁風之掃
敗葉臨時雖悔何及若原來使臣金龍至專望列位
相國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心為意作急差經

濟老成或奉上之馬并總兵官靖海侯等大官人處
來說話趁此之机不可失期更有遼陽先前避兵之
民端冀列國位相國早為發付前來不惟民之思即
報國家善政之一端也果允所禱先將已未起男婦
備細手本將來與總兵官大人看况東寧等處來歸
之民遼陽如市去使詳知原差蔡大使取的馬如遼
可作急差人來解與我國家添力一舩若今次不來
顯知我也說謊恁再如何說話克日大軍殄滅納哈
出等後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都堂見書喜給龍
銀五十兩以太后不豫省二罪以下倭焚掠圍城縣
書雲觀請依道說密記凡制度一循土俗禁斷異國

之風七月倭賊二十餘艘寇全羅道元帥營又寇紫
山焚戰艘判密直司事金湑自納哈出營逃還先是
僧小英托緣化遣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潘王曰
今國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
來大事可成湑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之果服乃
沉于碧瀾渡全羅道元帥柳滌擊倭于震巖倭寇扶
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賊遂陷公州
楊廣道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
救斬之賊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墮
馬被殺賊屠開泰寺仁桂素得民心時號賢將都堂
奏倭寇方興唯防禦都監造軍器恐或不足請令各

司各愛馬諸都監各以其司錢物尅期繕造以備緩
急從之以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以太后誕日省二
罪以下遷喬桐縣民于近地以避倭寇東萊安集魚
承漢貪暴憲府劾之倭寇誦山豐堤等縣元帥柳滌
兵馬使柳寔力戰却之禍遣人與綵段訛言倭將寇
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欲先登松嶽叢僧
為軍分守要害諫議李悅製疏文以進禍問代言李
元絃曰此既用于何日對曰在今夕曰然則當復何
時寫之而後押又以藝文檢閱金爾音不豫令作疏
因巡軍獄宰樞睦仁吉等請釋禍曰命令大輕未可
遽釋仁吉等再請乃釋之庚辰震漢川君王暎及其

妻朴氏于孺子俗傳蓄震家之物可致富以故都人
至集爭取牛馬財帛器四木石瓦甃略及朴氣猶未
絕至鬻其支體而去暎家須臾變為丘墟都堂令巡
軍典法推其財產悉還其族八月銀鑄定妃印及乳
媪辰韓國夫人張氏印張郎金莊也以金縵為慶
尚道元帥兼都體察使金用輝為泥城元帥有人自
定遠衛逃還言定遠衛將粟秋未侵遣使諸道點兵
九月以慶補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倭寇古阜泰山興
德等地焚官廨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禍造
等身佛聚僧徒點眼于禁中以天變者二罪以下禍
習馳馬放鷹以韓邦彥為安州副元帥金得齊為義

州元帥趙思敏為羅全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睦忠
為助戰兵馬使密直副使孫光裕為海道元帥憲
府論劾判事趙思謙奸其妻父李培中妾又嘗諂附
辛旽多受賄賂禍命收戢牒流外以邊安烈為揚廣
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西北面糧閏月以倭
寇水路阻梗罷漕運蠲全羅道揚廣慶尚公海州郡
徭賦有差以羅世為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奉
安敬孝大王真于王輪寺影殿號曰惠明戊申葬順
靜王后韓氏于懿陵時明經及第韓畧言我韓氏宗
人也初韓氏卒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火其屍收骨
厝于奉恩寺松林乃于寺之北岡燬燒骨一缸備儀

物移奠顯陵之西轎車至十川橋祖殿將撒燒視錢
延及柩幄并燕儀物惟柩賴救得免時人異之或云
天火追上玄陵尊號仁文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
韓氏宣明齊淑懿順靜王后配享惠明殿魯國公主
祭於別室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遣僧良柔來
報聘獻綵段畫屏長劔鏤金龍頭酒器等物其國僧
周佐寄書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
貢賦且二十餘年吳西邊海道頑民觀象出寇非我
所為是故朝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
相戰庶幾克服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以密直
副使沈德符為東江元帥北元遣兵部尚書孛哥帖

木兒來都總兵河南王中書左丞相擴廓帖木兒貽
書曰往者予與令先君獲承往來甚厚厥後令先君
為小人所譖方在危疑遣介來告予亦周旋以定其
事大駕東巡予惟舊交之故期于宣力國家不意早
世未展慰問每惟高麗事我朝自世祖爰降貴王建
為東藩今所存者惟舅甥即姻亞也去歲或傳令先
君無嗣朝廷以瀚邦久未有君必致危亂是以遴爾
族世往承其祀詔使既行彼則有梗當此之時朝廷
非乏樹立之策夫問罪之舉也特念天戈一臨不無
玉石俱焚是以脫々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一卒一馬
渡江以俟彼之覺悟茲者所遣抄此志至深陳彼情

以爲寔不悖德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子年尼奴在
國人見推領務夫朝廷之與爾國義則君臣恩則婚
媾當其命王之意正欲安全爾家豈有偏于彼此然
令先君去世今已二年脫不花近在境上北通大
朝南隣朱寇王子雖爲衆所服從未有朝廷之命竊
料彼中人心向背亦各有半而乃冥然莫醒則謀事
者可謂未爲得計矣且小之事大必得所恃乃可立
國如今先君往年以大駕北狩必暫餌朱寇以安境
內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義重甥舅恩厚而可悖哉
今料彼設若不歸大朝亦當南事朱寇則吞噬無厭
汝雖盡其事之之禮則彼之親汝安汝未必能如汝

培心爾財力遷爾人民改爾社稷不知其何所不至
矣聖天子寬容待物忘過記功方且延攬四方忠義
以爲恢復之計王子誠能改圖以副上命厲兵秣馬
共成倚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則于爾祖歸國之
功不尤有光欵爰念令先君交契之厚故備言之書
到可善審利害輕重速令使來朝廷必有處也納哈
出亦遣右丞九住未歸我行人文天式倭寇鎮浦以
洪仁桂烏楊廣道都巡問使倭寇江華府焚戰艦倭
寇韓州崔公哲擊之斬百餘級禍與酒鞍馬戊辰雷
翌日亦如之設消灾道場于外院寺遣密直副使孫
彥如北元百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承保有東土

至忠敬王首先歸順世祖皇帝仍襲王爵其子忠烈
王尚世祖皇帝親女忽篤怯烈迷思公主生子忠宣
王忠宣王生子忠肅王忠肅王生子伯顏帖木兒伯
顏帖木兒王生子年尼奴見今襲位以俟明降具載
往歲申達之文不期今也烈哥附托不于本國王派
潘王完澤克之孫脫不花結構克党上誑朝廷欲
亂國統今來恭詳國家之統父子相傳古今天下一
定之理不可紊亂如蒙准呈將亂統生事之徒蕝還
本國究理允合公道又遣開城尹黃淑卿于納哈出
以報九往之來納哈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淵帖
木兒王遣年少

李將軍擊我戎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將任大
事於瀚國矣壬申憲府上疏曰往者潘王之變宰相
協謀決机諸將伏羲奮忠輒率偏師晝夜倍道逆戰
却逐使朝野寧謐而賞典不舉無以勸後請第功行
賞從之十一月辛巳附敬孝大王于大廟大雨震電
不克附倭寇晉州溟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彥
陽机張固城永善等處丙戌霧雨電震電倭寇晉州
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焚掠殆盡己亥附
敬孝大王于大廟以忠惠王母弟同一室附以韓氏
倭寇家城郡及東萊縣十二月納哈出遣使遺白金

及羊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
鎮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机張等縣北青千戶金仁
贊獻海東青禍賜白金五十兩以池湔為門下贊成
事尹邦彥密直提學鄭良生大司憲金濤左副代言
金承得右副代言以禹仁烈為慶尚道都巡問使裴
克廉晉州道元帥憲府劾論判事金禧嘗附辛毗稱
為姻婭多行不義又不告父忌乃削職歸田里三年
正月倭盜會原倉以池湧奇為揚廣道副元帥納哈
出遣使遺羊馬以印海為揚廣道副元帥二月倭寇
新平縣揚廣道都巡問使洪仁桂^擊之北元遣翰林承
旨孛剌的賁冊命及御酒海青來詔曰上天眷命皇

帝聖旨諭羊尼奴粵惟我國家受天景命統承萬方
世祖皇帝聖德聖德神功澤被四表惟時高麗雖介
在海隅能仰德執義率先來臣以順以忠帝用嘉之
爰降貴主俾爾祖啟壤三韓作我東藩百年于茲前
歲伯顏帖木兒沒爾眾以繼襲之典上章有司而不
言有子國家恤彼宗祀廢殞乃簡爾族之良用承厥
世是以有脫不花之命今者來言伯顏帖木兒有
嗣羊尼奴在故遣使往問而祖母洪氏請章偕至夫
父死子繼古今之通誼也在理苟安何難改作今以
羊尼奴為征東省左丞相高麗國王於戲稽古象賢
期于為治而已羊尼奴其益懋迺心保乂我民毋贊

若祖為我國藩輔之義則忠孝之道於是在矣往敬
之哉益光寵命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納哈出遣
文哈刺不花來北元遣豆介達祭敬孝大王始行北
元宣光年號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揚廣道副元帥
印海與戰不克禍令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及郡縣
吏有膂力者使防倭諸司負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
削取其田給有戰功者以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為
全羅道都兵馬使與衣馬各道要衝皆置防護以遏
流民修築沿海州郡山城命中外決獄一遵至正條
格三月池瀚伏誅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北元謝冊
命表曰天地無私廣施生成之造候藩有虔優承寵

渥之恩萬邦懽呼四方聳聽伏念臣年才總角材乏
經邦推世耿而守封采懷兢惕効臣順而嚮化常切
斷傾第緣道阻于朝宗易致謗興于萋斐惟哀懇必
期于奏達顧臣庶冒昧而籲呼睿謀克灼其群情需
澤仍從于寬典遂令陋質獲被耿光爵襲既于真王
秩又升于左相賜以仙壺之醞侑以錦毛之禽顧無
糾逆之勞豈意褒崇之賞為榮過厚揆分難堪茲益
陛下志在固存仁儉綏遠敷虞文德兩階之舞雍容
復漢官威儀十行之詔密勿天下之勢離必合太平
之期遠當今為孤臣為世皇之外孫謂小邑為太后
之故國眷顧特殊于他姓光華曼越于常倫臣敢不

益殫不二之心恪遵侯度恒貢由中之信永祝皇齡
且獻禮物皇帝白金七錠紵布八十一疋皇后白黃
金紵布各九匹二皇后白紵布九匹黃紵布五匹紅
紵布四匹中書省太師濶帖木兒太保哈喇章太
尉蠻子各白紵布八匹黑麻布七匹鞍子一面平章
叅政臺大夫下至內官小臣皆遺紵麻布有差遣禮
儀判書文天式報聘於納哈出仍遺麻布各十五匹
鞍馬一面胡床豹皮屏風等物娘子姐至麾下官
人各遺紵麻布有差又送納哈出宴餞回禮白紵布
八十匹以納哈出翁主文哈喇不花豆介大等嘗送
受本國官爵皆遺祿俸布納哈出五百匹翁主文哈

喇不花俱三百匹豆介大五十匹省境內惟洪倫親
族及池瀾黨不原憲府以水旱兵革請禁酒從之倭
寇西鄙以海州須弥寺為日本脉設文殊道場以穰
之倭寇窄梁又寇江華京城大震以崔瑩為六道都
統使三司左使李希泌為東江都元帥睦仁吉林堅
味等十一人副之受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度義昌
君黃裳為西江都元帥我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八副之受京畿都統使
李仁任節度募徵諸道僧徒作戰艦京山三百人揚
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道各五百人遂下令僧
徒如有苟避者以軍法論四月倭寇蔚州雞林以睦

仁吉洪仲宣為門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密
直副使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倭寇
蔚州梁州密城等處焚掠殆盡以旱灾兵革禁公私
宴飲以知密直李琳為慶尚道助戰元帥倭焚彦陽
縣雞林府尹承順斬倭四級以王賓為安東道副
元帥瑞城君崔公哲為江陵道元帥倭賊入西江崔
瑩邊安烈出師却之禍下書都堂曰今星變旱乾灾
異可畏宜釋徒沅以谷天譴所釋者唯宦者金玄以
密直副使慶儀為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面副元帥
取及第成石珣等近臣金度中第禍喜與鞍馬丙子
暴雨雹是月早五月以旱者二罪以下倭寇密城侵

掠村落取麥載船若蹈無人之境安東助戰元帥王
賓擊却之癸未雩且遍禱諸寺以京城濱海倭寇不
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議可否
衆雖心不肯恐後有變禍將及已皆占動字書名唯
崔瑩否慶復興瑩等詣太祖真殿卜之得止字禍曰
倭寇密通可從卜耶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
原瑩諫之事遂成我

太祖擊倭于智異山大敗之唐寅大雨雹禍以洪仲
宣權仲和為帥傳倭賊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
縣新作市廛東廊倭寇復江華烽火自江華晝舉不
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

以官先給布八五十匹丁酉以德寧公主祔于神孝
寺忠惠王真殿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巡
問使禹仁烈以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文天式還
自北元獻玉帶及琉璃盃憲府劾奏崔仁哲本賤人
冒受官爵承命出使擅自還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
濫受賞賜請置于法以懲後來遂收賜銀杖沅永州
道死庚戌禱雨禱嘆曰五月二十九日祖聖忌日也
水旱無災祖聖之願故當此日雨暘不失其期若四
百餘年今乃不雨以予幼冲否德未厭天心乎抑有
冤枉耶遂徹膳謂宰相曰旱災太甚豈無故哉必是
冤怨所召肆予欲悅人心屢下恩宥卿等因循不肯

行得無不可于是宥二罪以下唯金續命不原倭寇
西海道安州金公世等三人擊斬四級與布八五十
匹倭又寇長潭縣元帥池湧奇擊之走禍下書都堂
曰今聞邊民被虜于賊幸而逃還皆指為賊謀輒殺
之甚不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
者孰不思還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
賞雖寔謀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斬
倭還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張榜以示違者罪之乙
卯大雨以知門下朴普老為西海道助戰元帥謝恩
使李子松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礼皆
泣曰自我播遷困于行間不圖今日復見札儀待之

甚厚以密直副使李仁立為西京副元帥判密直韓
邦彥為安州元帥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請
禁賊書曰本國與貴邦為鄰雖隔大海或時通好歲
自庚寅海盜始發擾我島民各有損傷甚可憐愍因
此丙午年間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即蒙征夷大將
軍禁約稍得寧息迨自甲寅以來其盜又肆猖獗差
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賫咨再達兩國之間海寇造孽
寔為不祥事意去後據羅興儒賫來貴國回文言稱
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割據西島頑然作寇
寔非為所為未敢即許禁約得此益詳治民禁盜國
之常典前項海寇但肯禁約理無不從兩國通好海

道安靜在于貴國處之如何耳倭賊二百餘艘寇濟
州全羅道水軍都萬戶鄭龍尹仁祐等率兵候之獲
一船殲之禍與龍等衣一襲倭寇西海道永康長淵
等縣三元帥擊之倭寇豐州安岳禍下書都堂曰今
困于兵革加以飢饉不可之土木之役重困吾民自
今中外營繕一皆停罷倭寇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禍
謂宰相曰倭雖賊其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
民死于賊暴露甚衆豈可忍視其出內帑錢布以資
掩埋野城君金寶一妾朴與寶一適孫金致爭田誣
告致奸其妹憲府具朴罪縊殺之先是遣使于下三
道抄閭散子弟至有鬻子易馬者名雖抄閭散半是

農民私隸也至于都堂覈其寔皆放還七月以歲旱國用虛竭除生日進馬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漣州永世還曰漣州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請挾攻定遠衛禍贈金帶鞍馬不受倭寇豐州西海道上元帥朴普老進擊之副使趙天玉等十餘人死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啟票使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戊午兩寇倭寇信州文化安岳夙州元帥梁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敗績請遣將助戰于是以我

太祖及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徵為助

戰元帥赴之

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潰

太祖將戰置斃鏖于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下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于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丈餘

太祖之馬一躍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乘之遂大破之

太祖口不言功堅味等諱其敗自以為已功要取爵賞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右曰吾

皆射左目皆改往觀之往觀之果盡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床張紫僧神照割肉進酒命士卒焚柴烟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冲突天中座前瓶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曹元受李萬中等擊之幾殲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窳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焉以三司右使崔公哲為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倭寇靈光長沙阜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二州禍受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朴壽年趙思敏康永柳滌柳寔朴敬脩等擊之走以密直副使裴彥為和寧

府尹姜仁裕在北元遣人來告曰平章文典成大叅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鍊兵秣馬待高麗軍來欲攻定遠衛時我不應攻遠之請故又督之遣軍簿判書文天式告以天寒艸枯不可出師倭寇岳陽縣元帥李琳擊之獲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書曰竊念本國北連大元西接大明常鍊軍官以充守禦乃于海寇只令公海州郡把截防禦賊徒偵候乘間入境燒毀民戶奪掠人口及覩官軍隨即騎船逃匿為害不小今蒙大將軍言及諄諄又于弘長老倍諳厚意其益圖之十月始置火燭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茂宣與元焰焯匠李元

同里開善遇之竊問其術令家僮數人習而試之遂
建白置之修京城倭寇四十艘寇東涑縣庚申雷倭
寇咸悅縣政堂文學推仲和侍書筵講貞觀政要至
魏徵對太宗曰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
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常能自制以克厥
終則萬代永賴禍曰美哉言乎卿其法魏徵以教我
對曰但殿下容受臣言臣敢不罄竭心力以贊成事
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十一月遣前開城尹黃泚卿
如北元賀節日下印海于青州獄治伊山敗軍罪丁
突霧塞已丑以月食停八閏會禍與乳媪張氏書曰
念昔先后不幸奄弃予方幼弱惟爾小心保護以著

勤勞式至今休曰篤不忘賜田百結奴婢十口雖有
過愆犯不至十悉皆原宥與長寧公主及張氏各米
豆并六十碩知申事楊以時四十碩倭寇扶餘定山
鴻山又倭百三十艘寇金海義昌都巡問使裴克廉
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等縣以星變月食宥
二罪以下命韓山君李穡註唐太宗百字碑以進十
二月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賀正中即將池遇淵與
判書閔伯萱弟田訴于版圖正郎李養中詰遇淵嘗
在合浦盜官物遇淵銜之誣告養中為都官正郎受
人賄下巡軍鞠之遇淵逃捕得誅之
帝放還我國人丁彥等三百五十八人有僧建明者

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興君之子潛圖
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之以來鞫問本善州民
王加刃也并其黨五人斬之三司左使李希泌卒贈
謚忠靖納哈出遣使遺羊一百六十頭毛牛三百四
年正月都評議使率百官相地于新京倭寇延安府
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以年荒停燃燈以知
杆城郡事田光富貪墨害民枷市三日杖流之黜五
部坊里軍壬申地震江華府屢被倭寇民失其業給
穀三百石賑之三月倭寇富平又寇泰安郡遣判繕
工寺事柳藩如京師謝恩札據判書周誼請謚承
襲謝恩表曰

帝德天臨萬邦咸仰臣疑冰釋一國更生事久乃明
恩深莫報伏念臣爰從弱歲遽喪爰君敢稽告訃以
易名輒望哀孤而錫命馬取諸耽羅以遞送入到于
定遼而被苗匪期行李之必通乃敢浮海而復年華
之屢易尚未回舟妄知事變之所由徒切籲呼而無
已忽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其向闕以蘄傾惟
億萬歲歡聲兢涕喜氣悉均共言暖味之已明益許
恩憐之必至茲益
陛下舜干休舜弛畧躋湯綏斯來動斯和率夏蠻貊
之率俾道以德齊以禮典章文物之修明乃令海邦
獲瞻天日臣謹當率循先人之業永有依歸對越上

帝于心恒申頌禱請表謚曰節惠賜謚固帝王之大
公請命顯親尤人子之至願冒陳愚瀆庸浼聶聰伏
念臣父先臣顯當聖人之作興以小邦而歸附斯克
勤于戾度嘗効薄勞奈不永不天年奄辭昭代若稽
諸古必易其名敢計告之後時仍陳乞之併瀆今荐
更于歲律益翹佇于德音降監在茲兢惶無已伏望
敦勸忠之典推惜孤之恩特令貞視獲蒙寵命則臣
謹當恒述藩宣之耿采殫頌禱之誠請承襲表曰建
邦壽屏帝命斯彰繼世襲封臣鄰攸慶茲當再瀆尤
切三思伏思臣猥以幼冲適丁憂恤粵從先考權國
事者數年願望

上恩對天威于咫尺措躬無地惟簡在心伏望施字
小之恩降纘考之命而令庸品獲被耿光則臣謹當
永觀苗裔之存願為漢輔共祝康寧之嚮恒效箕疇
贊成事睦仁吉判密直趙仁璧帥師放火炮習水戰
倭寇南陽遂焚掠水原府、使慎仁道僅以身免元
帥王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
倭又寇林韓二州修京城以密直副使趙希古為漢
陽道助戰都兵馬使四月倭寇德豐合等縣火都巡
問使營倭船大集窄梁入昇天府中外大震我
太祖與楊伯淵合擊大破之五月以旱省二罪以下
倭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水旱龍駒等處戶長李富擒

獲十餘人以評理商議崔公哲為揚廣道都元帥六月倭寇濟州賊鋒甚銳我軍望風而遁賊四出攻掠我師復乘間襲之斬十餘級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木州寧州溫水縣平壤君趙思敏卒

帝放還我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以禹仁烈為慶尚揚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倭寇宗德松莊永新等縣元帥崔公哲王賓朴脩敬等擊却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俊遣周孟仁偕來丁丑以生辰放囚北元使來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即位禍欲托病不迎使強之禍出迎行省倭寇牙州入東

林寺崔公哲王賓朴脩敬等進擊斬三級獲馬二十餘匹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北陽浦獲一艘盡斬之放還被擄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斬五十餘級虎入京城多害人物我

太祖射殪之倭寇延安府及海州遣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周誼柳藩還自京師札部尚書朱夢炎錄帝旨以示我國人曰朕起寒微寔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遇通好而已不期高

麗王、顯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
數年乃為臣所弒今又幾年矣彼中人未請為王顯
謚號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
爵前者弒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
者乎好礼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勅施行憲
府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寇凋弊已甚而守令每為
賓客多張宴樂耗費錢穀侵漁細民為按察者若罔
聞知其弊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啟民瘼及守令得
失以憑黜陟倭寇於州陽川九月宰樞等詣奉恩寺
太祖真殿卜遷都不吉事遂寢倭寇瑞州憲府劾崔
浩在 京師

帝問金義殺使先王被弒事源不遵使旨不諱國惡
請治其罪乃下源獄鞫之不服竟殺之倭寇鉄州復
行洪武年號以密直副使林成味為西京都巡問使
倭寇連山尼山公州以問下評理韓邦彥判密直李
琳為揚廣道全羅助戰元帥倭寇益州全州十月倭
寇沃州珍同懷德青山林州揚廣道元帥韓邦彥擊
之斬二級獲馬十匹倭屠燒全州遣圖版判書李子
庸前司宰令韓國柱如日本請禁賊遺九州節度使
源了浚金銀酒器入參席子虎豹皮等物以成汝完
為政堂文學商議王承貴金光厚崔準金漢禪安翊
蔣夏睦子安為密直副使遣判密直司事沈德符如

京師賀正版圖判書金寶生謝放還崔源等謝恩
表曰神机廣運德洽四方賤价畢來歡騰一國嫌疑
攸釋壅塞必通伏念臣猥以冲資叨逢盛旦嘗馳一
二之行李歲月荐更忍值三百之歸來室家交慶矧
當源等之既至其慰禍心之曷勝茲益
陛下推字小之心廓包荒之度諒微臣畏天之敬憐
殊俗懷土之思悉皆放還令其完聚臣謹當恪恭藩
戢恒輸事上之忠倍祝天齡永沐漸東之化十一月
以門下評理朴普老為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体
察使倭寇益州禍嘗召左使洪仲宣政堂文學權仲
和等曰京城控海慮有不虞之患且地氣有衰旺而

定都已久宜擇地徙都之其考道誥書以聞仲宣仲
和及韓山君李穡右代言朴普祿與雲書觀會議前
總郎閔仲理上言說密記所載北蘓箕達者即峽溪
可以遷都遣仲和及判書雲觀及張補之中郎將金
祐等往相之仲和還曰得北蘓宮闕舊基凡百八十
間于是設北蘓造成都監朝議尋以峽溪僻在山谷
漕舶不通遂寢以冬寒放囚霸家臺倭使未泊蔚州
信弘言彼若見我必歸告其國遂紹曰高麗將拘汝
使惧逃歸卒已地震賜裴克廉鞍馬衣酒賞捕倭功
以地震者二罪以下信弘與倭賊戰于固城郡赤田
浦不克遂還其國以前密直副使黃淋卿為東北面

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有李安仁者判妻髮稱爲家
婢賣之不得欲殺之妻逃安仁與妻父母詰欲拔斂
刺之典法司論殺之十二月倭寇河東晉州都巡問
使裴克廉與兵馬使俞益桓夾攻斬十九級追擊于
泗州斬二級丙午雷置左蘇造成都監時議欲遷都
國史有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連山等三
所創建宮闕之文故有是役高家奴以兵四萬未投
江界遣柳曼殊于東北面吳季南于全羅道安翎于
楊廣道南佐時于江陵道王安德于西海道慶補于
交州道計點戶口依西北例置左右翼軍惟慶尚道
令都巡問使裴克廉掌之後憲府上疏罷之憲府上

疏曰諸道山城國家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不日
畢功旋致崩壞其弊甚巨請自今不復遣使令守令
徵發旁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爲
年例功臣之號必待有功近年以來自兩府至六曹
判事添設奉翊無寸功者濫授功臣號如有樹立大
勲者何以爲賞請惜名器毋得妄與古者非有功不
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除省
宰封君外其餘封君請勿頒祿無冰

列傳卷第四十六

卷之四